

【敦煌遗书】

一件写经 一段怀想

——写在母亲节前

赵大莹

图书馆里有博物馆，这在西方并不鲜见，如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内即有博物馆。在国内，国家图书馆里的典籍博物馆，算是头一家。无事的周末，在那里待一个下午，常常可以引发很多怀想。例如，敦煌遗书展厅的一件《金刚经》写本，就令人不免想起童年影视剧里高频出现的名字——武则天。

她貌美聪慧，14岁入宫为才人，太宗赐号“武媚”；她绝地重生，自感业寺回归宫闱，十余年步步经营，走向外朝，改制称帝；她杀伐决断，却又崇奉佛教；她舞文弄墨，有文章65篇，诗作48首流传于世。人们慨叹她的政治手腕，自从成为高宗后妃，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，礼仪上亦以各种越制配合其地位的抬升。如册立皇后时，一改旧有六礼程式，由礼部专门编排“临轩册命皇后”礼，接受群臣、四夷



武则天像

长之朝贺，令外命妇入谒，开创唐代的朝皇后礼。她在上元二年（675）即亲蚕四次，是年三月后开始垂帘于御座之后；麟德二年（665）又请高宗封禅，次年，高宗封禅泰山，武后即为亚献¹；咸亨五年，高宗称天皇，武后称天后，“二圣”局面形成。人们试图揣测她的感情世界，为了稳固地位，真的可以牺牲亲情，弑杀子女与姐妹，与母亲杨氏关系不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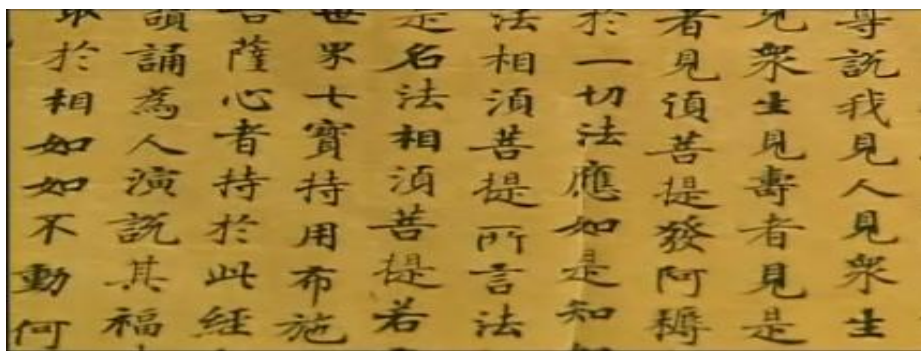
杨氏是来自隋唐时期“李武韦杨”婚姻集团之杨氏家族，信奉佛教。不知是家庭影响，抑或武则天的人生际遇，使之与佛教也关系密切。咸亨三年（672）

¹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，第二次献酒为亚献。在这里也就是朝廷的二把手的意思。

正月，唐廷讨伐叛“蛮”，使昆明蛮十四姓三万户归顺。这一年，武后四十九岁，随高宗李治赴嵩山少林寺。飞鸟振翅，溪水潺潺，风光幽美。然而武后一眼望见的却是一处佛塔。这一眼，勾起的却是难忘又复杂的感情。未完佛塔，乃其母捐建，可惜三年前杨氏已歿，其生前构想的十层“下生弥勒佛塔”由于资金不足，进展缓慢。纵然之前因为韩国夫人的死，造成母女嫌隙，此时此景，却令武后悲催动容。到底是有养育之恩，怎能就断然遗忘？悲恨叹息之际，武后写下追怀诗句：

陪銮游禁苑，侍赏出兰闱。云偃攒峯盖，霞低插浪旗。
日宫疏涧户，月殿启岩扉。金轮转金地，香阁曳香衣。
铎吟轻吹发，幡摇薄雾霏。昔遇焚芝火，山红连野飞。
花台无半影，莲塔有全辉。实赖能仁力，攸资善世威。
慈缘兴福绪，于此罄欲依。风枝不可静，泣血竟何追。

此后不久，武则天下令加紧修造佛塔，赶在杨氏逝世三周年之前完成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命人抄写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和《妙法莲华经》各三千部共两万多卷，颁至天下州郡大寺安置供养，以为母杨氏祈福。

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局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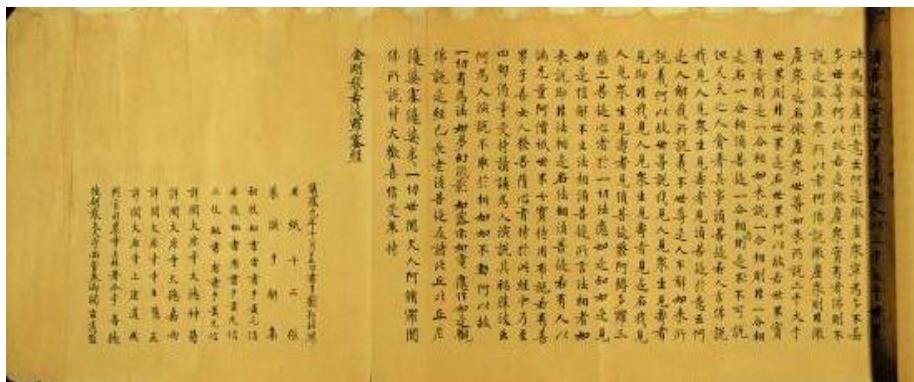
斯人已逝，无论爱恨，都随风而去。那个在心底的名字，借佛塔修造、佛经誊抄在世间继续刻画，传递曾经的温暖。睹物思人，丝丝缕缕的情愫，可曾剪断？深深浅浅的忧愁，何曾吹落？那一刻，纯粹、隐忍、强悍的她，是否也会希望她离开后，她还在？

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宫廷写本，乃出自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，是存世五十余件武则天时期写经之一。

《金刚经》，属大乘佛教般若系重要经典之一，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，由鸠

摩罗什译为汉语。此后玄奘等译经，皆以鸠摩罗什译本为基础。“般若”意为智慧，“波罗蜜”意为彼岸，“金刚”本意为坚强锐利。经名的意思，就是尖锐如金刚的智慧，能断一切烦恼执着。《金刚经》也是禅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。《六祖坛经》载，禅宗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大师处听闻《金刚经》，至“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”一句时而豁然开悟，接受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，连夜远走南方，创立禅宗南宗。世人认为持诵《金刚经》有无量功德，因而竞相传抄刊刻，流传极广。

国图藏此敦煌写本《金刚经》，卷尾纪年为“仪凤元年”。其来由则是上元三年（676）十一月八日，陈州人言于宛丘见凤凰集，高宗由是改元“仪凤”，大赦天下。是年，武后之母杨氏亡故已六年，但抄经祈福之事仍在进行。时间上看，这件写本是“仪凤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完成”，即改元当年所抄，且是目前敦煌遗书保存的武则天写经中唯一一件带“仪凤元年”纪年的写经，极为珍贵。

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卷尾

此写经为卷轴装，首残尾全。由 12 张纸连缀成卷，总长 457.3 厘米，高 25.7 厘米。全卷共有文字 277 行，每纸 31 行，每行 17 字。所用纸张皆经染潢（防蛀）处理，有乌丝栏。写经书法清秀，墨迹如新。从卷尾所题衔名来看，该写经由秘书省书手三次校对，殿中省官员尚舍奉御监造，反映出典型的唐代宫廷写经制度，即包括写经时间、书手、用纸数量、装潢手、初校、再校、三校、四级详阅、判官、监使等内容。负责详阅之人，大多通晓儒释道经典，既能校对文字，还能把握文意。如卷尾所列太原寺大德神符、嘉尚，寺主慧立，上座道成，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，遐迹闻名的高僧。经他们“详阅”的经书，不仅保持原意，而且符合汉语习惯，文字优雅，实为“信、达、雅”之作品。经过层层严格校对、详阅、审读、润饰；加上精致的装潢，足以看出武后为母抄经祈福的虔诚与敬意。



《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》卷轴题签及卷尾所见书手刘和珪

世所周知，藏经洞于二十世纪初重见天日后命运多舛。在外国探险家的几次劫取后，所余八千卷写经，由清政府下令运送北京。然而一些官员监守自盗，致使不少精华继续流散。这件珍贵的《金刚经》即是学部大臣刘廷琛窃取的敦煌写经之一。1932年，刘廷琛去世后，其家人试图寻找日本买家，时山东大学教授黄公渚、东吴大学教授董康皆牵涉其中。所幸这批敦煌遗书并未流入日本，而是由刘氏亲戚张子厚收得，后又被汉奸吴鸥收购，解放后作为敌伪财产没收。1954年，文化部将这批敦煌遗书拨交北京图书馆（国家图书馆前身）。

如今这件稀世珍宝安睡于国家图书馆。承载着武则天为母祈福的虔敬，经历过那些充满了惊险、传奇的岁月，它依旧静默不语，等待世人在某一个时间，望着它，把那些忘记的名字一一想起。鲁西西说，“我爱高山的同时也爱着它的倒影，那美好的事物因此被我爱了两次”（《序曲与怀念》）。我想套用说，“我爱这件有故事的金刚经，也爱她的化身，这美好的事物，也被我爱了两次”。



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库房

【好物介绍】

唐仪凤元年《金刚经》敦煌抄本高仿木盒装 尺寸 10x31.5x9.5cm，装帧精美。

